業餘帝女花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十二月廿七日晚，跟銀行界朋友去上環文娛中心，看樂軒粵藝社演出《帝女花》。事緣她舊同事退休後，醉心梨園學藝，於是招引各方友好捧場。

平時我是很怕去看這類演出的。我另有朋友是粵曲發燒票友，常給我免費粵曲演唱會的票，我一定要手擰頭，倒不是嫌人家業餘（其實很多票友都唱得很好），而是怕了那些觀眾：台上在唱，他們在台下不停說話，或一起唱，時而喧嘩，時而高談闊論，不是遲到，就是頻頻上廁所，或吃麵包剝花生，膠袋聲報紙聲此起彼落，全院充滿白花油味，令人望而生畏。即使門票收錢，不知如何也一樣引來很多這類觀眾。

老人家看戲是好事，但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去滿足長者的大戲癮。現代劇院的種種規矩和束縛，其實也令老人家極不舒服。以水準不穩定的業餘劇團，加上「派飛」（免費票）引來的觀眾，我看不到任何提升粵劇地位的機會。記得劉千石曾經倡議「粵劇不派飛」，我非常贊成，不過這惡習根深蒂固，極難剷除。

說回那天的《帝女花》，男女主角的唱和演都不錯，最敗筆倒是配角，比如崇禎和清帝，便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比較稱職的配角是瑞蘭。當然，我們不能以靚次伯梁醒波的水準來要求業餘演員，不過配角演不好這現象，倒突顯了一個問題：生旦只要肯學肯練，踏上台板還似模似樣，但老生老旦和丑生這些關鍵角色，便很難後繼有人。我深信當晚的演員，全都十分努力和認真，三個半小時的落力演出，觀眾也看得相當投入，只是角色的表現極不平均，作為一個有熱誠的藝術團隊，這是很可惜的。這可能也是很多業餘粵劇團面對的問題。

值得一讚的是，當晚的觀眾質素很高，可能台上很多都是專業人士，他們的親友都能安靜看戲，沒人喧嘩、剝花生。不過，唱完「樹盟」一段，後面的阿叔還是按捺不住，大聲問身邊的朋友：「業餘架啫，你收唔收貨？」

彌敦道上看金飾

海闊天空

蘇狄嘉

九龍自由行有兩大賣點，白天看金飾、晚間賞燈色。頭頭尾尾，都在彌敦道上，不必遠求。

尤其是歲晚，燈色更為燦爛，十二月初聖誕前亮燈，一直美麗到農曆新年後，尖沙咀海濱一帶是最佳觀景台。

地鐵帶來方便，卻也製造了隔膜，穿梭往來都在地下，竟然不覺彌敦道已變了面貌，哪天有空不妨從旺角緩步到尖沙咀，看看你記憶中的彌敦道，還剩下多少？

不知何時開始，彌敦道變了「金舖街」，「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也不足形容其密集，幾乎三間店舖就有兩間賣首飾，為了攻搶市場佔有率，同一字號公司，街頭街尾都有，顧客沒可能錯過。除了金舖，第二多的是海味雜貨和藥店，成行成市，是內地遊人目標。

「龍鳳」、「瓊華」兩大酒樓隔街對望的年代還記得嗎？大大小小、華麗堂皇的戲院呢？俱往矣！由太子道起向南細數，東樂、大世界、凱聲、麗聲、新華、百老匯、麗斯、百樂門、荷理活、域多利、油麻地、倫敦、平安、普慶、大華、快樂、樂宮、海運等，還記得哪部片在哪間院子看嗎？和誰一起？

曾幾何時，彌敦道是一代人的生活中心，四大百貨公司、無數酒樓餐室，飲茶、會友、購物、喜宴，都在此間。學童開課了，這裡有書局和舊書攤；晚上尋消遣，這兒也有歌廳和夜總會。你可能不知道「藝霞歌舞團」和胡章釗，畢竟遙遠一點。你不可能不記得鄧麗君和徐小鳳，她們就是從那裡開始打動港人心弦。

彌敦道，一個階段任務完成。金飾與燈色輝映。

江之南的江湖書寫

琴台客聚

黃仲鳴

在香港一眾粵港派作家中，江之南的「江湖書寫」，獨樹一幟，取得的成績不俗。《人在江湖》是「經典」之作，其後出版的《邪牌》、《邪門豔女》，則遜矣，但仍有其特色，值得一說。

且以《邪牌》（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九月）為例。此書包含三個故事：一、〈邪牌〉，二、〈過埠〉，三、〈跳海的女人〉。而〈邪牌〉內分兩個獨立故事，毫無關連。第一個故事講述一個爛賭舞女如何「掙扎」成為脫星，最後入了精神病院。在這過程中，爛賭舞女人盡可夫，最後得了所謂「真愛」，卻以悲劇收場。

第二個故事，講述一個酒吧女與有婦之夫的戀愛故事。過程也是可歌可泣，這對怨女癡男介入了江湖的仇殺，既血腥，又香艷。酒吧女毀容後，「大方」到令人咋舌，竟然「推薦」好姐妹去慰藉癡男，而癡男亦老實不客氣，上床可也。最後，酒吧女釣得一巴西老華僑，遠走異域；癡男也回到毫不介意他拈花惹草的太座身邊。是大團圓式結局。

「邪牌」一詞，是香港五、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詞匯，最為人熟知的有「邪牌愛差人」一語。書中雖然無「差人」情節，但江之南建構了一個「邪牌世界」，以兩個「邪牌」來代表，太少了；其實大可以據此而書寫更多的邪牌故事。

在民初的鴛鴦蝴蝶派作家中，有位專演述江湖幫會秘史的作家姚民哀。他的作品，對秘密社會的掌故異聞，搜求極廣，材料也甚豐；論者謂，他的小說可當作會黨史料來讀。其中，寫得最生動的是下層江湖人物及其生活。大東書局出版他的《南北十大奇俠傳》時，在宣傳上有這樣的字句：

「一幫有一幫的歷史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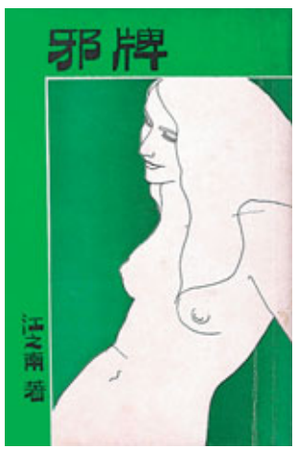
一幫有一幫的宗旨派別！
一幫有一幫的山頭首領！
一幫有一幫的組織情形！
一幫有一幫的切口幫規！
一幫有一幫的使命幫訣！」

在《邪牌》中，兩位女主角與幫派的對決，雖沒正面書寫幫會，但從中可以看出幫派之無良，和幫與幫之間的恩怨，甚具本地色彩。可惜，江之南有關幫會的切口、隱語、落墨甚少，是為不足。

姚民哀自幼混跡於幫會之中，對個中內情當然知之甚詳；而江之南業於報界，對江湖中事雖知之，然畢竟是個「玲瓏空子」（江湖切口，謂非個中人而知個中事者），致下筆雖取諸社會新聞，惟欠深入。

不過，江之南自有其聰明處，他構建了大哥成的「正邪世界」；還塑造了「邪牌世界」。在《邪牌》中，〈過埠〉的主人翁是一名新界仔，在英國打工而沉淪於賭場，更斬傷債主，坐完監後遣回香港，廁身幫會，左右逢源而坐大，最終為警方拘捕。

江之南的「江湖書寫」，別具特色，行文淺白，以對話來推動情節，在報上連載時，已大受讀者歡迎；成書後據說銷情也不錯。可惜，自他以後，這類作品已鮮見了。



■江之南建構了一個「邪牌世界」。 作者提供圖片

人類的裂痕

——韓國戰爭博物館遊記

百家廊

王曉華

在離韓國戰爭博物館的大門中軸不遠的地方，聳立着一個標誌性的雕塑：長約20米的導彈刺向天空，但導彈本身卻分裂為二。這個意味深長的意象吸引着我，使我不由得駐足仰視。在那分裂為二的尖銳形象持續進入我的眼簾和內心時，我感到了被刺中和撕裂的痛楚。為了迴避這種強烈的移情效果，我快步走過了博物館的大門，進入了由雕塑、武器、樹木和草坪構成的博物館大院。

物理時間的短絕不意味着心理時間也不長。在迅速穿越博物館大門的瞬間，我不但讀懂了這個標誌性雕塑的含義，而且想到了與我的祖國有關的那段歷史。由於這瞬間的頓悟，我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不再是純粹的觀光者。那個狹長的裂痕總是出現在我的眼前，提示我記住這個博物館的主題：裂痕——物理學、心理學、地理學、文化學意義上的裂痕；國家和民族的裂痕；現實和隱喻的裂痕；在人之中和人之外的裂痕。對我來說，進入戰爭博物館就是進入裂痕之中。我被拋入裂痕裡，被迫在裂痕中觀看世界。

進入大門之後，首先出現在視野中的是以裂痕為主題的雕塑：《兄弟》——韓國軍官與其失散多年的北朝鮮弟弟熱烈擁抱。他們雖然在失散多年後重逢於戰場上，但他們腳下的大地卻已經裂成了兩半。兄與弟實際上站在裂痕的兩端，他們所代表的人群都被裂痕所隔絕。《兄弟》與那個巨大的導彈一樣，都是戰爭博物館中的主題性雕塑。意味深長的是，裂痕的兩邊都沒有弱者的形象：哥哥和弟弟均極為健壯。在他們旁邊，有兩組衝鋒者的群像，像中的人更是呈現出無畏和熱烈的姿態，令我想起革命戲劇中的造型。有了裂痕，就需要支撐裂痕和彌補裂痕的英雄。只要有以英雄為主角的正義敘事，就會有偉岸的身姿和磅礴的氣勢。在鬥爭的邏輯之網中，我們總是看到相同的主題和形象。

是甚麼樣的力量造就了這裂痕？除了對立的利益、信仰、意識形態、理想，還有無數堅硬的金屬。金屬是博物館大院裡的主角。雕塑、坦克、大炮、軍用汽車、直升飛機、戰鬥機、潛水艇都有金屬之身。它們仍舊強悍地堅守着自己的位置，依然顯示出不容置疑的力量和尊嚴。它們以對遊人無動於衷的冷靜披露過去，用不變的硬度維護真身。這些退役的老兵穿越了漫長的時光走廊，才以現在的姿態停泊。如果它們會說話，我們就會聽到無數起伏跌宕的故事。在故事中復活的將是火、鮮血、衝鋒號、吶喊、肉身和武器的碎片、升入星空的眼睛、疼痛、絕望、苦難、煎熬、臭氣，將是裂痕生成的複雜蹤跡。然而，它們選擇了無言。無言的它們已由戰士轉變為背景和道具，供興沖沖的旅遊者拍照，無數次地在照相機中成形為風景。恰如古代的陵墓、兵馬雕塑、兵器，它們也難逃最終成為風景的命運。在它們面前，我們看不到兩軍的對壘，發現不了民族裂隙的起源。

這些汽車、坦克、裝甲車、大炮、直升機、戰鬥機、潛水艇、雷達、火箭雖然涉及眾多的武器家族，但大多是在55年前的那次戰爭後退役的。那場戰爭與我的祖國有關，與我的前輩有關，與裂痕的意象有關。它們喚起了我複雜的思緒。然而，我始終無法將它們還原為敵人的意象。出生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讀過《誰是最可愛的人》，甚至能清晰地記得其中所描繪的慘烈場景：

這支部隊的先頭連（三連）就匆匆佔領了汽車路邊一個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崗，阻住敵人，一場壯烈的搏鬥就開始了。敵人為了逃命，用三十二架飛機，十多輛坦克和集團衝鋒向這個連的陣地洶湧捲來。整個山頂都被打翻了。汽油彈的火焰把這個陣地燒紅了。

■以裂痕為主題的雕塑：《兄弟》。 網上圖片

■衝鋒者的群像。 網上圖片

或許，此刻我面對的就是那些射出炮彈和火焰的武器，就是死亡和傷痛的製造者，就是昔日罪與罰的見證。現在，那場戰爭結束已經半個世紀了，交戰者大多已經退隱到歷史和記憶之中。武器雖在，但已不再兇猛。它們寧靜地停泊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人群之前。對於我和其他遊客來說，它們的主要身份是道具和風景。人們端詳它們，不是為了發現那場戰爭的細節，而是想看看它們與《兵器知識》中的圖片像不像。這種態度與國籍無關。在我參觀韓國戰爭博物館的那個下午，燦爛的陽光下到處都是說漢語的遊客。他們用粵語、上海話、東北方言彼此呼喚，相互照相，臉上洋溢着旅遊者的輕鬆。在博物館裡照過相以後，他們會立刻奔赴下一個景點。這個叫韓國戰爭博物館的地方，即使喚起了中國人的特殊興趣，也不過是個景點而已。來這裡的都是遊客。在到處都是同胞和韓國人的博物館裡，一個形單影隻的白人小伙子走了過來，請我為他拍照。形象英俊的他穿着綠色的夾克，在坦克上擺出很酷的造型。為他拍照時，我明白他的真實身份是遊客，與大多數人一樣的遊客。我本想對遊客們進行隨機的提問，看看他們是否注意到了雕塑中的裂痕，但遊客們匆匆的腳步讓我打消了念頭。

在軍車、坦克、大炮、飛機之間留戀很久以後，我才走進博物館的大廳裡。大廳的入口處非常空曠，空曠得讓人感到不自在。裡面有燈光，但與陽光燦爛的外面相比，還是顯得暗淡，暗淡得讓人頓生涼意。我不想在這空曠而冷的大廳裡停留，就沿着大廳兩側的階梯進入主廳。進入主廳之前，所有遊客都要經過一個狹長的走廊。走廊兩側高高的大理石牆壁上密密麻麻地刻着30萬陣亡者的名字。無需詢問，我知道留下名字的肯定是戰爭中的殉難者。太久之前的殉難者群體不可能獲得如此詳細的記載。他們中的大多數顯然倒在那場我們熟知的戰爭中。事實上，對於大多數韓國人來說，戰爭就是50多年前的那場宏大戰事。那場戰爭本以消滅裂痕為目的，但卻最終加固了已有的裂痕。所有參與了那場戰事的力量都以某種方式與裂痕建立了聯繫。想到自己與韓國人就此說過的三言兩語，我突然不敢正視牆上密密麻麻的人名。那場戰爭發生在我出生之前，與我的動機和力量無關。可是，在走過走廊的幾分鐘裡，我有一種強烈的局內人的感覺，甚至不由自主地生出些許罪責感和愧疚感。好在主廳裡人跡寥寥，走廊裡只有我在場，我才沒有在如此微妙的時刻暴露於他人的目光之下。儘管如此，我還是加快了腳步，迅速走出了走廊。在到達走廊盡頭的瞬間，我不由自主地回頭看了看。

（上）

宜萬鐵路

生活語絲

吳康民

除高鐵外，中國又創造了世界鐵路建築史上建築難度最大的紀錄。

大家知道青藏鐵路建築工程艱巨，但這條由湖北宜昌到重慶萬州的鐵路，造價每公里費用要比青藏鐵路貴兩倍。

為什麼？因為這一條不過三百七十七公里的鐵路，其中的隧道和橋樑的長度佔了全程的百分之七十四。也就是說，火車大部分時間是行駛在隧道之中和橋樑之上。

這條鐵路的橋樑有二百五十三座，隧道有一百五十九條。最長的齊岳山隧道，長達十點五公里，歷經六年才能打通，可見地勢的險要和地質的複雜。

「雲中架橋」也是一個難關，雲深不知處，橋墩的平均高度達到五十米，渡口河特大橋的主墩高達一百二十八米，相當於四十多層的高樓，真正是在雲霧中架橋。

這條鐵路的山山水水，地質十分複雜，全靠技術創新的拚搏精神，克服了暗河、溶洞、地質斷裂、岩壁崩塌等等困難。以每公里共六千萬元的造價，完成了中國鐵路史上難度最大、造價最高的鐵路。

原來在一百年前，中國著名的鐵路專家詹天佑，就曾經受命建築這條川漢鐵路，恩施到萬縣的這一段便包括在內。但因技術難度大，資金又缺乏，當年時局不穩，不久便被迫停工。二〇〇三年，近百年前的老路重新施工。由於這是貫通我國東、中、西部的交通樞紐，有重要的經濟效益。同時，鐵路經過許多少數民族地區，有利於發展當地的經濟，增進民族團結。

中國的交通建築突飛猛進，實在可喜可賀。早在解放初期，內地提出「鋼鐵是元帥」的時候，我便主張「交通是先行官」。當時內地交通十分落後，由港澳乘汽車去廣州，多處要過渡口，橋樑欠奉，差不多要一整天才能到達。可惜在改革開放前，交通建設仍未受重視。近年來亡羊補牢，由交通帶動經濟發展，實是國家之福。

超強記憶力

思旋天地

思旋

中共官員記憶力特強，尤對人名和數字，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數字在演講時可以背誦朗朗上口，對曾見過的人和事良久亦能憶及不遺忘。這就是內地官場文化特色。月初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率團訪京時，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首次會見來自香港的工商團就是中總，顯見中總在國家領導人眼中的江湖地位是何等之高呀！

超強記憶力的習近平親切地主動向三十餘位新舊朋友一一握手顯親和。他承諾中央一定會力撐香港。新一代的國家領導人相當務實，報喜之餘亦不忌報憂，實事求是作風令人感到真誠。習近平高度肯定香港成績後，亦提醒香港面臨不少挑戰，要有憂患意識，尤其面對經濟，要集中發展經濟，切實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他言詞懇切地要求大家包容共濟促進和諧。當然他亦要求商會大力培養年輕一代愛國愛港人才。事實上，具一百一十一年悠久歷史的香港中華總商會，習近平寄望能把愛國愛港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中總北京之行獲得超高規格接待，令人羨慕。訪問行程除因中總本身的優良背景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中央統戰部和香港中聯辦協調部一眾官員的支持，功不可沒。

中央統戰部三局是聯絡港、澳、台、僑等事務的部門，前任局長是殷曉靜，她已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榮陞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分管台灣和科教事務。接任局長是李路。

有女強人之稱的殷曉靜抵港履新剛滿一個月，應邀出席香港中華總商會歡迎宴會。同行的還有台灣事務部部長唐怡源，教科部部長潘永華，台務部副部長何志明，處長李堅怡、李岳震、李嘯、陳先和殷曉靜副主任之秘書程婧小姐。熱情的殷曉靜甫見到我便來個「熊抱」，令我受寵若驚之餘深感榮幸。雖然來港才一個月，她坦言已把香港當作第二個家了，此番來到中總這個團結大家庭，她稱更有回到家的感覺。

中總回應習近平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盛事，蔡冠深會長在午餐會上向殷副主任匯報中總將隆重舉辦慶祝辛亥革命百周年活動哩。

民間角度的文學教育

詩幻留形

陳智德

《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即將創刊，我對這刊物充滿期待，原因包括但不單止由於我認同關夢南的文學理念，而是更由於我對文學教育及其公共價值的認同。近十年間，香港的中學教育界、大學界以至公共圖書館等就文學的教育和推廣作出不少努力，中學和大學都辦過許多作家寫作坊，大學更多地以海外作家作「駐校作家」形式進行，也具擴闊學生視野的作用。

在教育建制的途徑以外，民間的方向實在不可缺少，事實上在教育建制重視文學教育以前，尤其在九十年代以前，香港文學一直就是在民間自發創立的園地中自發成長，青年作家自辦刊物，不靠導師，自發學習，透過翻譯引介西方現代文學，透過通信和朋友轉介而與中國內地作家和台灣作家交流，以至組織研討和出版等工作，其間的過程充滿民間自主自發的成分。

時代改變，方法當然不必一樣，這時代有教育建制投入更多資源，在中學和大學階段開始讓學生參加寫作坊和徵文比賽，當然發揮積極意義，但民間的角度仍然應該也可以透過編輯刊物來發揮建制以外的作用。二〇〇六年創刊的《字花》實際上已為香港文學從民間角度帶來建制以外的推進，在推廣以外，它也朝向一定高度的發展，以迄於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聚焦於中學生，它所能發揮影響力的幅員更廣，可從民間角度為中學文學教育注入鮮活、自由的風氣，與既有的民間力量如《字花》、《讀書好》、《文化現場》、《文化地圖》等刊物相輔相成，發揮另一股民間角度的文化力量，這力量不一定在於個別刊物，而是可以共同的。